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五四三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楊同興兄：河北省安平縣北郭村人，一九三八年離家，從未回過，見報後速來信，有知其下落者亦請告知。信寄電訊分局。

張君誠（學名英俊）河北省安平縣人，現年二十七歲，一九三八年參加冀中第三分區供給部工作，你家中叫我找你，見報後速來信，有知其下落者亦請告知，信寄電訊分局。（楊德掌）

尋休養員啓事

張海珍、楊興娃係敵院休養員，該二同志都是神經病人。張同志不會說話，只會笑，圓臉、尖下顎、赤足，身高四尺多，穿白單褲一條，披着破襖一件，是河北人，現年廿六歲。楊同志身高四尺許，頭髮很長，瘦黃臉，穿一套灰單軍衣，腳上綁有一付綁帶，於本月廿日晚十二時跑了，經各處尋找終未尋獲，如有知其下落者請來函告知。

晉綏軍區衛生部後方醫院

魏德邁來華陰謀活動目的
要蔣賊答應滅亡中國條件
賣國賊蔣介石表示將完全接受
此舉勢必激起中國全民族的革命高潮

（新華社陝北七日電）魏德邁抵華已逾兩週，目前正在巡遊蔣管區後方各大城市，蔣家小朝廷奴顏婢膝，召集各省文武百僚，齊集南京，聽候這位主子使喚，或再充任嚮導，如陳誠之流，爲從主子伴候風塵，一付奴才相。而這個蔣介石的主子，更是活現一付主人醜架子，凡是向他激寶陳情的中小買辦奴才，統稱爲「愛國份子」，激起了中國人民普遍的憤慨與卑視。魏德邁來華陰謀活動的內情，兩週來已獲悉，據各方消息，美國進一步援蔣內戰滅亡中國的計劃，實際上早已在魏德邁來華前擬好。魏德邁揚言「調查」，僅是裝裝樣子，實際僅在獲得蔣介石對美帝國主義者關於援蔣所提出的許多殖民地化中國的苛刻條件的當面答覆。據合衆社上月二十七日電：上海美商會發言人說：「我們不能了解派遣魏德邁使團的理由。他說一個比他更了解中國的人（指馬歇爾）派來，還是否意味政府正在找藉口，傾更多的金錢於中國（指蔣家）？」本月三日法國新聞社從北平發出的電訊，說得更明白：「魏德邁使團在華之目的，爲及早獲得南京政府對華盛頓方面關於美國援華（指蔣）所提出條件之答覆，這就是中外政界人士一致的意見。」

美國援助蔣介石屠殺中國人民的計劃，據各方消息，其中包括：第一，再給國民黨裝備廿個師，據法國新聞社報導，此係根據魏德邁赴華前所批准的「計劃」，其訓練地點將設在台灣，訓練官由美帝國主義的寵兒孫立人負責。第二，美國將利用日本的軍火物資，藉對日貿易開放或「賠償」的形式，運來助蔣內戰，日本軍艦已陸續被蔣交換利用，日蔣雙方以中國原料交換日本鐵軌、火車頭、車廂等，談判亦早已開始。不但如此，美國還進一步準備在裝備與訓練蔣軍中，使用大批日本軍官「戰犯」擔任訓練，據香港華商報息：目前，美國已將大批日本軍官運抵台灣。第三，據南京方面極可靠消息，魏德邁攜帶來美國將以十五至二十億美元的貸借款供給蔣介石的計劃，此一計劃，首先係由蔣政府於六月間向美國提出者。第四，還「可能給以飛機裝備及其他物資，以支持南京對共產黨作戰」。美聯社宣稱：美帝國主義的干涉軍，將繼續留駐中國，上月三日蔣家立法院通過：延長駐華美軍治外法權的期限，即已預先洩露天機。

據各方消息：美帝國主義者絕不是要把這些東西賜給蔣介石，在給出之前，美帝國主義者要求蔣介石答應一實際上等於滅亡中國的條件，即：第一，美國要求取得台北、基隆、青島、成都、西安、迪化等八地作爲美國正式的軍事基地，並經過這些基地直接以軍事力量控制全中國爲其殖民地。據來自南京的可靠消息，這些基地的承認，即作爲十五至二十億元新借款的代價，而魏德邁所帶來的計劃，較之六月間蔣介石建議答應或答應考慮出賣的五個基地增加了三個，魏德邁決定赴華北、東北、台灣及華西各大城市「調查」之秘密，也即在此。

第二，美國要求進一步控制蔣介石政府的各部門，據法新社北平三日電稱：「華盛頓願完全控制美援華（指蔣）的武器及軍火之使用，在控制，將使中國（指蔣政府）政治、軍事人員來一個徹底的改組。」關於軍事的直接控制，據塔斯社南京五日訊引南京人報所載一美國上校談話稱：「美國駐華軍事顧問團之活動，並不限於訓練軍隊，該顧問團將直接參加中國陸軍總部工作」。在財政、經濟及一般行政方面，上月廿四日美聯社記者自南京發出的電訊中，曾透露美國將派遣只對美政府負責的「顧問」，以監督蔣政府的財政開支，亦將派遣「技術專家」至蔣介石政府的一般行政部門中。另據法新社五日自華盛頓報導：權威方面透露，將有「一個重要的美國經濟軍事代表團赴華，該團將供給中國（蔣）民政與軍隊以官員。」

第三，爲了報答日本對蔣進行內戰的幫助，美國要求蔣介石作爲美帝國主義在遠東的第二號走狗，而居於它的第一號走狗反動日本之下，從前要求蔣介石在對日問題上，完全服從美國的決策，首先是立即恢復對日貿易與參加美國建立召集而以復活日本侵略勢力爲目的之對日和約預備會議。上月廿五日，蔣家參政會駐會上一位「參政員」的質詢，證實「魏德邁將軍的任務之一，就是使中國（指蔣政府）對日政策和美國的政策相一致」（合衆社南京電）。

美帝國主義者魏德邁「調查」的使命，就是要蔣介石當面答應這些遠過日本二十一條的滅亡中國的條件，而賣國賊蔣介石則表示將完全接受這些條件。本月一日，蔣介石親自主持的「國務會議」，不顧舉國一致的反對中華民族百年的禍害，悍然通過立即恢復對日貿易的決議，同日，蔣介石亦已訓令其駐美大使通知美國同意參加對日和約預備會議。蔣介石亦「極願按照美國願望來完全控制援華（指蔣）武器及軍火之使用」（法新社電），使美國得以進一步正式控制中國的軍事、財政及行政的各部門。對於美國要求八個軍事基地交換貸款一事，據合衆社上海三日電稱：蔣介石亦已準備於魏德邁離華前，提出「保證」「使美國再將金錢投入中國（指蔣政府）的污水溝」。

但有眼光的觀察家業已認識，「侵犯中國主權」實際上是滅亡中國的美國援蔣計劃，將引起中國人民之抗議，更加激起中國全民族反對美帝國主義與其走狗蔣介石的革命高潮，把賣國賊蔣介石送入墳墓！美帝國主義既不能挽救蔣介石，也不能達到奴役中國的目的。法國新聞社稱：「美國以前供應蔣介石的大量軍火，均落在共產黨手中，而大部份貸款也未被「適當」利用」。美國下午報當六月間蔣要求十五億至二十億元新借款時，即已指出這一借款將不能長此維持蔣介石的廣大的內戰，美帝國主義的援蔣計劃，將是一個賠本的冒險賭博。甚至美國許多資本家對此也表示激烈反對，據合衆社記者羅根一日自上海報導：全面援助蔣介石，這對美國亦「是極不利的，因爲過去三四十億元的貸款都被浪費了，被貪污被濫用了。美國商人認爲數十億美元已投入無底洞，所以堅決反對再行貸款，他們說這對美國有害而非有利。」

行署所屬各級執行精簡
編餘幹部人員四千餘

（本報訊）行署幹部科負責同志語記者稱：邊區於去年十二月與今年防旱備荒期間執行精簡工作以來，單就行署所屬的專署、市縣、區、村共編餘幹部人員四千八百九十四人。各專署原有幹部一百五十四人，一、二、三、五、六、七、八專署各編餘一人，共計專署級編餘十二人，現爲一百四十二人。各縣原有幹部一千一百零八人，特等縣一個，編餘十一人；一等縣八個，共編餘七十二人；二等縣十二個，共編餘八十四人；三等縣八個，共編餘五十六人；游擊縣十個，共編餘八十人，共計縣級編餘三百零三人，現尚有八百零七人。各區原有幹部一千零二十一人，內地區一百五十八個，邊沿區四十七個，現每區規定爲七人，共計編餘二百九十四人，現爲九百一十七人。至於村級幹部，有一千八百六十二個行政村，規定每行政村至少四人，現改爲二人至四人，共編餘二千四百二十一人。過去村幹部每人每月津貼米六十斤，自六月十五日起，減爲四十五斤，每月現有與編餘人員共計可節省二十萬零五千零二十斤。關於精簡情形，據負責同志稱：編餘人員有的尚未參加生產部門，有的住招待所或住療養所，有的女同志則轉住到她丈夫的工作的機關去閑住，在途中與[illegible]經驗中的必然現象，但說明我們還沒有徹底執行精簡政策，希望各級領導部門，人員都能很快加入生產部門，達到精簡的目的。（伯萍）

以一比四十五
豐涼武工大隊騎兵隊
創敵後殲敵光輝範例
十一分區首長通令嘉獎

（十一分區訊）我活躍敵後的豐涼武工大隊騎兵隊，創造傷亡兩名殲敵九十的光輝範例。七月二十二日，我豐涼武工大隊騎兵隊，由某地轉移至左雲三區高石莊、黃土口一帶，適遇左雲出擾搶糧之敵「保警隊」一二中隊約二百餘人，我騎兵隊當即策馬迂迴包圍該敵，經四小時戰鬥，我以一與二之比的力量，將敵大部殲滅，計俘敵副隊長、巡官以下六十四名，斃敵二十餘名，（傷敵未詳）繳獲輕機槍五挺，擲彈筒兩個，步槍六十餘支，連槍一支，子彈兩千餘發，我僅傷亡二名。十一分區首長，以該部創造了本分區地區，敵後部隊單獨活動，殲滅敵人的光輝範例，堪爲地方部隊對敵鬥爭的楷模，特此給予通令嘉獎。（鄧斌）

公葬通訊員司永財
交城水峪貫駐軍和群衆

（交城訊）文交支隊通訊員司永財同志在交城王明寨戰鬥中光榮犧牲後，他家鄉——水峪貫羣衆莫不哀痛，一致提出舉行公葬。七月十七日，全村羣衆暨駐軍舉行了三百餘人的聯合公祭大會，祭儀中抗屬張式則含憤的說：「司永財爲我們犧牲了，我們不能忘記他！」更加激起了與祭者無限悲憤，都說：日後要照顧他的家。公祭畢，由羣衆扶柩，駐軍代表全副武裝護送，在莊嚴悲壯中安葬。（錦）

警惕！
閻賊派出大批特務 潛入我區進行破壞

（新華社交城訊）閻賊近派出大批特務，潛入我八分區腹地，妄圖進行殺害我軍政首長，瓦解我們戰士的無恥勾當。據捕獲之敵六師一九六團中尉特務孫天喜供稱：「閻賊近從太原「軍官團」中抽出大批下級軍官，化裝成士兵，小差或降兵，方許我軍，冒稱我「一任務」，其偵查：一、偵查我一定的部隊內情況；二、混進我軍政機關；三、瓦解我軍戰士，利用一種特製武器以乘隙暗殺我黨政負責幹部。」另據我捕獲的敵七十二師師部特務稱：該師部派出之廿名特務，共分五路潛往我交城山區進行破壞活動。我軍民應嚴加警惕。

尋人

楊逢[illegible]（現名仲英）[illegible]保德人，[illegible]

朱海生[illegible]

王樹[illegible]

賀[illegible]

張[illegible]

崞縣中石寺村

以貧僱農為骨幹組織起來 鋤草除虫節約救荒

（新華社崞縣八日電）崞縣中石寺村以貧僱農為骨幹的救荒運動，已初步展開。該村由於亢旱，泉水不旺，六百四十八畝水地，只有二百來畝可以灌溉，大部旱地穀子出土不及四寸，披地高粱只有尺半左右，三千二百畝大秋禾，眼看就要枯死；山藥蛋和小黑豆已起了斑蝥蟲；獾子則於入夜偷嚼吃玉茭子。在此嚴重災情下，村幹部團結了貧僱農，將九十個勞動力組織起來，在一天內挖了三渦泉眼，每天能多澆三十畝地。為了救苗，舉村普遍鋤過兩次到三次，張柱柱的五畝麥子，則鋤了四次。據老農談：禾苗在伏天七個七起，非死不可；但因鋤的次數較多，都熬過了七個七，迄今未發生死苗現象。在除害虫上，開始用衣服摸打斑蝥虫，救山藥，亢雙保每天打兩次，連打了十天才消滅淨。亢懷密覺得這樣太吃力，就創造了用石灰撲虫法：每畝用六斤石灰沫，撒撒虫地，即可撲死。對獾子的防禦，先將石灰水撒在玉茭子上，未生效，又在地裏點殼火把，張萬忠感到太費力，就和鄰地種玉茭子的人研究，將幾隻狗夜間分拴在地裏，輪流巡看，獾子聽到狗吠，就不敢來了。現全村用此辦法，保救了全數玉茭子、山藥蛋及小黑豆等。此外在「[illegible]」的口號下，又開展了節約儲糧運動，貧農李拴虹已集存起兩石多蘿蔔和糠皮，他女人採的野菜，除供現在吃外，還晒乾保存下十餘斤；中農[illegible]有有把準備喂豬的一石多[illegible]麥花也保存起來，各家不參加地裏勞動的婦女，由三餐改為兩餐，已做到每家每月節約半斗口糧的計劃。（聚儉）

離石穆村分配今春鬥爭果實 解決了群衆口糧困難

（離石訊）二區穆村羣衆於今春清算出大地主劉興基、賀生貴、劉錦瑞等大批非法貸地之地價三千六百元白洋，當時沒有分配，全部由各閭存保存，最近因羣衆口糧困難，大家決定趕快分配一部款項。首先在貧僱農小組裏展開討論分配辦法，因各閭存款不同，貧苦程度不同，發生不同的意見，存款多的閭即想以閭為單位分配，貧苦程度較重的則主張統一分配，工作團即發揚了後一種意見，打破了自私觀點，實行統一分配。全行政村七百餘戶人家中，討論出缺口糧的貧僱農二百八十七戶（內有中農四戶），按貧苦程度，全數分配，解決了當前口糧困難。（任登恆、劉華亮）

神池城關

打破盲目樂觀情緒 增種秋菜百五十畝

（神池訊）一區城關本月二日下雨後，部份羣衆產生盲目樂觀情緒，認為：「今後風調雨順，管保決年的收成」，對種秋菜興趣不大，工作幹部即拿貧農雞冠元成一家的情形，向羣衆進行研究算賬，他家共四口人，種的四垧地，一垧莜麥已枯死了，收的不是三成，現只有山藥、糜子、黑豆比較起來算一點，但[illegible]一年，[illegible]的作物就[illegible]及，只有種芥菜、[illegible]才能補救一部份，[illegible]兩種菜可以[illegible]吃，切碎曬乾吃，比挑苦菜強十倍。城關貧僱農種莜麥多，但大部受了損失。經這樣說明才提醒了大家，陳圪蛋二口人，只種一垧穀子，便立刻種下了一畝秋菜，冠元成原準備五分，現增種成一畝半。全城關經三天這樣反復研究、啓發，共種下一百五十畝了。（良柱）

簡訊

（神池訊）四區黃孩村地主劉步蛾、劉占魁逃跑後，非穆荒蕪無人鋤，經該村幹部檢查發現，由羣衆討論，特把荒下的七垧半田禾交給兩戶貧苦抗屬及團戶貧苦農民負責經營，秋天所打下糧食，歸他們所得。（趙德旺）

貧苦抗屬孫侯鳳 得到口糧積極鋤地

（興縣訊）四區井溝集自然村貧苦抗屬孫侯鳳，過去房無一間，地無一壟，前幾年租種些林地，每年打下的糧食，不夠六口人一冬吃用。今春分到山、坪、水地二十四垧，得到貸款六石八斗（係小斗）後，積極勞動，但到了五月後半月，口糧吃完了，不能鋤草。向主任賈興榮和書記田雙小提借口糧，不給，想辦法，侯鳳大兒放下自己的地，去打了六天短工，掙回二斗莜麥，吃了幾天，又鋤了幾垧豆田，又沒吃的了。直到這次孫助理員來召集行政村幹部開會，才檢查出來，決定給他七斗口糧；並且由幹部幫他鋤草。他自己也不用外出打短，可以給自己鋤地了。（侯小[illegible]、多財、榮山）

朔縣北榆嶺村

替地主寄藏財物的婦女 受到婦女群衆批評教育

（新華社綏蒙訊）朔縣二區北榆嶺村[illegible]地主在婦女[illegible]，交給婦女羣衆處理。該村奸霸地主韓皓和李藕於我解放朔縣後，為逃避羣衆清算，韓某即潛往[illegible]；李某偽裝「[illegible]」，混入我們[illegible]村當小學教員。土地改革一開始，韓、李兩家即將家中衣物分散、寄[illegible]，把皮襖、被子等寄在其侄韓同、韓容家裏；李在羊[illegible]、[illegible]新皮襖等寄在羊倌杜來同女人處。羣衆進行清算中始發現，遂將此事交婦女羣衆處理。該村婦女會於七月二十五日召集會員四十餘人開會討論，主席韓[illegible]的女人首先提出：「我們鬥爭地主，看誰最堅決，誰不堅決；誰還要包庇地主，替寄藏東西，大家檢討一下吧！」羊倌杜來同的女人馬上紅了臉，很羞愧的說：「我上了地主的當，給李藕家寄藏了東西。後來李[illegible]不敢寄，起初我[illegible]的母親就發脾氣，我就說不上啥，只好[illegible]男人[illegible]寄放了。後來我媽和兄弟知道了，都罵我沒出息，不應該包庇地主，[illegible]和貧苦人一條心對啦！」接着[illegible]檢討着說：「我[illegible]不知道，到底寄了些甚，好好說吧，[illegible]我就不該聽你。咱們要關心發財，為甚你[illegible]包庇地主？」說着氣憤得流出了眼淚。杜來同女人深受感動，於是表示要和貧苦羣衆一條心，立刻將寄放東西全部交給貧僱農[illegible]的說：「人家不由我，再說本家當戶也有些不好意思呀」！[illegible]人就反駁她說：「那是你[illegible]，只要你不聽她，誰來給她們呢？」韓同的嫂子也說：「我和你一樣的都是[illegible]叔伯兄，你說啥她在我家裏一點都不敢寄，你不敢[illegible]怕得罪她，吃肉[illegible]怕[illegible]了。」最後大家一致認為杜來同女人、[illegible]得[illegible]，韓容也[illegible]認了錯誤，但[illegible]，於是決定給她們[illegible]分果實，如果[illegible]，再分配果實，再承認她們為婦女會會員。（編者按：該兩婦女如係基本羣衆，應該對她們的教育批評和分配果實區別開，不能因為犯了錯誤，就不給分配。）（北榆嶺婦女通訊小組）

十一分區機關積極救荒 人省糧馬節料 積極作戰不讓敵人搶走一顆糧

（十一分區訊）分區司政機關號召全體同志積極救荒節約，特規定如下辦法：（一）部隊人員每頓少吃半碗飯，不論機關部隊或前後方，在吃飯數內（機關斤二兩，部隊斤四兩）再減一兩至二兩。（二）請兵馬匹，減料一斤，機關內或步兵的馬匹，放青時不喂料。（三）行動少的機關部隊集體吃飯。試驗吃炒麵，吃粗糧。分區機關已推廣了[illegible]吃，每頓十兩穀子麵，即節食川（拆合細糧約四兩米）。（四）節糧對敵鬥爭部隊，應積極活動，不讓敵人搶走一顆糧，掩護羣衆到敵區搶收地主惡霸的糧，採取分紅辦法，或無代價的給予羣衆。（鄧斌）

平魯一區三個村莊 統一分配土地經過

趙新民

我們在平魯鄭家窰、正北一、屯軍溝三村土地改革中，為適應羣衆要求，實行三村統一分配辦法，結果羣衆很滿意。現在我們又在平魯一區安架山、店坪、鄭家窰三個自然村採用了此種辦法，茲將分配過程中發生的一些問題及其解決經過提出，和各地同志研究。

一、三個村的簡單情況

安架山是三個村最窮的一個，共有二十戶人家，四戶地主、兩戶富農、三家無地戶、少地者四戶，其餘為中貧農或地夠種人的。全村有七十七口人，土地五百十八垧半（每垧五畝，以下同），每人平均六垧四畝多，通產量是四石零七升二合。通產量是去年徵公糧評定的，上下地不差甚，中等地有點不合理。

店坪村位於安架山東南二里地，共十八戶，六十六口人，沒地的三家，少地的六家，是個中等村子，共有土地三百七十七垧，每人平均五垧三畝半，通產量三石六斗弱。去年徵公糧時與安架山一起評的。

鄭家窰位安架山正東二里，二十二戶，九十二口人，是三個村中最貧的，沒地的三家，少地的十一家。全村有土地四百七十四垧四畝，每人平均五垧零七分弱，產量二石六斗一升弱。據評定比上兩村高，如廟坪地（地名）在上述兩村每垧評成一石，鄭家窰村則評為一石三斗。

三個村共有六十戶，人口三百三十二名，土地一千三百七十垧一畝半，總平均每人五垧四畝半，通產三石八斗一升多。

二、統一分配中的問題

三個村相距很近，都插牌種地，可以統一分配；且三村貧富不一，安架山最富，店坪次之，鄭家窰最貧，好地太少，要使土地合理解決，村與村懸殊不會太大，[illegible]要統一分。在上述條件下，我們聽取了羣衆意見，總採用統一分配辦法。

第一、各村相同土地的通常產量要統一，因去年徵公糧評定產量不一標，如鄰邊的「廟坪」地是一樣的，在安架山、店坪評的是一石，而鄭家窰評的石三。這個問題如不解決，鄭家窰村就吃了虧。大家決定將這些算出來的土地重新評定等級，分地是由羣衆自己分。下中農陳貴提出：「還是原來評的，重新評就有些人吃虧哩。」原因是去年評通產時說：「一評定就是五年。」現在只把應分的土地重評了，不動的地不重評，就使不動地的人吃虧了，[illegible]要求主要是中農有意見。安架山村一定要求重評，因該村中農的中等地多，去年他們已吃虧了。後來僱農宋古寬說：「還倒怕吃[illegible]，那麼也怕吃虧，把一樣的地評成一樣產量不是就行了嗎？不管是分的上地，不管是各人原來的土地，另評一下。」大家都贊成這個意見，就把廟坪地重新評過。但分到安架山的中等地時，又有意見了，最後也重評了。原來評不是按等搭配，是按地產量定等的。從此，我們體會到，幾個村子統一解決土地問題時，一定要重新審查公糧評定的情況，先將評產評得合理，統一起來再分。（編者按：去年許多村莊徵收公糧中評定的通產，很多地方評得不合適，在土地改革中分配土地時，無論各村單獨分配或統一分配，去年徵糧的通產，只可作為參考，重新評定與否，須由羣衆自已討論決定。）

第二、照顧地區近，儘先照顧貧苦村。這三個村雖然接畔種地，但好地不在一個地方，有的離村近，有的離鄭村近，要使土地分配公平合理，不先給貧苦村子分，就不能合理。分地中，鄭家窰羣衆提出：「給我們分的，不管怎樣能離我就行，分在安架山彎後的，那怕是好地，上不上講，也不能種，要那些啥了」安架山貧農李占恆就提出：「要撥標，就先給鄭家窰分吧，離他們村近的地，儘先給他們好了。」於是把店坪村的土地很大一部份分給了鄭家窰了，而店坪村羣衆也分到安架山的土地，使各村種地都[illegible]近，相差不多，但在照顧貧苦程度原則下，店坪村的貧苦羣衆劉獅子、曹大老漢兩戶先提，也分了店坪的地（是鄰店坪村最近的好地。）

第三、開闢質量，達到各村產量平衡。因三村地質不同，[illegible]，各村[illegible]平均，鄭家窰最少，要達到公平，鄭家窰就得多分好地，但照鄭家窰村近的好地全分給該村也不行，因之，就將靠村近的一圈地也分給鄭家窰了。分配的結果，大致上都達到三村平衡，如鄭家窰的牛喜、吳元成，店坪的胡興子、張大老漢，安架山的侯三、王有拴、宋占寬等沒地戶，每人都分到四石以上的產量。三個村的通產也平均，懸殊已消除了。

第四、耕牛農具統一解決。鄭家窰人家多，全村共有四頭牛，遠不過來，安架山、店坪牛多，就將安架山的一條大牛、店坪的大小牛各一頭，分給鄭家窰，安架山撥分給店坪小牛一頭。使三村沒地少地的窮苦農民不但得到足夠的土地，且得耕牛和農具（因羣衆要求根據上半分的）。分牛時是根據人口與土地多少，一頭牛不超過兩家。

河曲寨上村分配鬥爭果實 樹立貧僱農為中心的領導

（河曲訊）三區寨上村分配果實時，確立了以貧僱農為中心的領導，首先由貧僱農會選出的七個分配委員逐戶評議，再經過貧僱農小組討論審查，最後經羣衆大會討論通過。分配原則是按人口及貧苦程度公平合理的平均分配，[illegible]六斗為一分地，[illegible]一口按一口半計算，[illegible]以增口優待，為了照顧貧苦程度，在貧苦戶中經過一戶一戶的比較，[illegible]了三等。該村分地的共十九戶，[illegible]二等五戶，[illegible]平均一石七斗，[illegible]十戶，[illegible]。[illegible]的分配，是依照具體情況加以照顧。[illegible]較，如有[illegible]標準來分，[illegible]平時較活動，有[illegible]小口分到[illegible]的每人分[illegible]三等的分[illegible]，共十六人分[illegible]石。[illegible]農也分到了牛犋。[illegible]：「貧僱農得了最大的利益，[illegible]一次分[illegible]主席[illegible]比娘老子[illegible]心咱們呢了！」（劉林、賈英成）

全國學聯發表宣言
痛斥美干涉中國內政

（新華社陝北七日電）法國新聞社南京六日訊：全國學生聯合會頃於魏德邁使團來華之際，發表宣言，痛斥美國變中國為殖民地的政策及其干涉中國之軍事與經濟。宣言中譴責麥克阿瑟強迫蔣政府接受立即恢復對日貿易計劃，及中（蔣）美商約侵害中國主權。宣言中表示全國學聯要求（蔣）政府停止內戰結束獨裁，並揭露（蔣）政府法西斯本質，要求魏德邁注意中國學生被囚於集中營的事實。按全國學聯係於六月下旬在滬成立，雖被蔣政府宣佈為「非法組織」，強迫解散，但學生們拒絕解散自己的領導機關學聯，在蔣家黑暗統治下，繼續堅持其英勇鬥爭。

為生產渡荒支援前綫
太行區整理地方財政
區黨委決定縣村財政逐漸生產自給

（新華社晉冀魯豫七日電）太行區普遍進行整理地方財政，成為生產渡荒支援前綫運動的一個組成部份，且大大減輕了人民負担，已有不少縣份做到村財政完全自給，不再向群衆要分文。成績最好的是壺關、和順兩縣，把死財政變為活經濟，將清理出之地方糧款投資生產，開辦磨坊、作坊、下鄉，最窮的村作紡花打圓所糧把黃錢等，兩縣各有三分之二的村已作到全部經費自給，並且臨時的優軍文件等費用，亦不向群衆攤派，北龍村莊均亦作到半自給，今年年底可全部完全自給。和順今年由地方該抵交一部統果稅，減輕群衆全部負担百分之二十八點九，群衆都能當村裏的家，建立民主管理制度，真正作到財政公開，群衆齊核監督，並積極村中各系統及學校等經費自給。黎城三區不少村幹部在整理財政中立了大功，長寧村教育主任李洋政積極推動，發動出小米三大石，公款四十四萬元，投入合作社，進行生產，給村中學校和村公所建立長期鞏固的家務。目前，太行區黨委決定要進一步整理行署、縣、村三級財政，使縣村三級財政逐漸走上生產自給。決定中指出應首先在幹部和群衆中糾正「沒什麼可清理」的思想，根據經驗，不論貧窮新老或城鄉縣區村財政，都可以清理出很多東西。負責同志應親自動手，並與群衆相結合，充分估計各級幹部因不了解整理財政的[illegible]而抵抗等困難，發動幹部群衆為渡荒救災支援前綫，在整理財政上立功。決定中並指出：各地可按不同情況貫徹執行，災區在生產渡荒中進行，災區較輕或非災區在大生產中進行，新區在其清算土地改革中，啟發群衆運用鬥爭果實，建立家務，游擊區在游擊戰爭中節省人力物力財力，以求貫徹。

蘇中蔣後南通等四縣
羣衆游擊運動新創造

（新華社華中七日電）蘇中蔣後南（通）如（皋）海（門）啟（東）四縣群衆游擊運動三創造：（一）全面出動，組成游擊火網。四縣百多支大小武裝，一齊出動，各區鄉村武裝除同戰鬥或游擊防[illegible]作戰時，或集結以殲大兵團，突擊據點，如[illegible]門，即殲敵中百餘名，戰則分散游擊，處處打擊，一日數戰，晉及各邊沿區，戰深入蔣佔區，三月來，已殲敵二千餘名，克據點十八處。（二）創造多種新戰術。「神經戰」：以精幹武裝用「猛日猛圍猛進」的三猛精神，挺向邊沿，待敵至，即如神魔天降，切斷其後路，於短促時間內殲滅敵人。海東區隊運用此戰術，擊潰五倍之敵。啓東區隊反擊敵三路合擊時，殲敵十倍之敵。「要害戰」：指名指姓，專打群衆痛恨的大[illegible]組織。「打襲戰」：深入敵據點取蔣[illegible]。其他尚有「圍閉戰」「神經戰」（?），收效甚大。（三）各種戰鬥相結合。海東游擊運動與群衆性據點運動相結合，兩月內，即爭取五百餘士著蔣偽來歸。南通地方武裝一部深入通如蘇東蔣佔區，展開政治攻勢，當地群衆即糾合兩傳「新四軍來了兩個團」，嚇得蔣[illegible]僧」，石港等據點警備，在[illegible]上金沙鎮，[illegible]五詢情況，求講[illegible]著蔣偽紛紛繳械逃竄，形成一片混亂，並有二十餘向我自新。

世界工人與青年
以行動奮起支援印尼

（新華社陝北六日電）各方訊：世界工人與青年以行動奮起支援印尼。荷蘭許多城市的工人仍堅持罷工，鹿特丹碼頭工人於上月下旬全體罷工之後，阿姆斯特丹及鹿特丹根哈根城市先後已有六千餘名工人參加罷工，鹿特丹大多數碼頭工人一致行動，以罷工抗議荷政府發動侵略戰爭。八日，印度總生產買工人拒絕裝卸荷輪的事件，迫使荷輪停泊孟買港口，不能開赴印尼。特荷輪過港特港二千名軍隊及軍火行駛經大模，時，埃及工人和青年表示埃及進步與論工人們決定號召工止荷輪及荷蘭軍假道埃及。政府禁進步工人的組織世界職工聯合表各國進步青年的世界民主青年聯盟（包括二百五十萬印尼會員），均要求荷蘭和全世界的民主青年和工人[illegible]，制止荷蘭暴行，[illegible]號召募集金錢藥品，支援印尼。

魏德邁的活動

魏德邁在平停留三天後，於四日晨轉飛天津，五日午飛瀋陽，後又轉飛瀋陽，著名國際大特務天主教政客于斌等先飛到瀋陽，瀋陽偽市[illegible]一個陰謀劇的舞台，陳毅亦於六日勾[illegible]作總跟[illegible]理。魏德邁在與清華大學校長國民黨中委梅貽琦接談時，要用幫助魏德邁向中國人民解釋「美援」對中國的[illegible]）與「野心」，[illegible]隱了蘇民對他自己是在華活動的作用心處，所以要作「北[illegible]三十兩，不[illegible]是對門主「倫」的聲明。

張垣東北軍民艱苦鬥爭
建立鞏固游擊根據地

（新華社晉察冀七日電）張垣東北懷（來）（北）縣經過數月之艱苦鬥爭，目前已建立鞏固的四個村莊的鞏固游擊根據地。今年四月以來，該區一百餘後掃殺山嘴子等五個重要據點，民主政府和武工隊到處活動，農民翻身運動，先後召開第二次翻身大會，各村建立[illegible]民揚眉吐氣，紛紛召開[illegible]，該區翻身農民一百八十餘人已湧入地方武兵團，積極掃[illegible]，保衛翻身果實。

荷侵略軍破壞停戰
繼續侵佔印尼城鎮

（巴達維亞訊）荷蘭帝國主義者侵略印尼的軍隊，在四日宣稱停戰，但隨即任意破壞並侵佔印尼各島城鎮。據印尼政府六日公報稱：荷軍已先後侵佔爪哇東北之德馬克。當四日午夜停戰令生效後，荷軍一直仍向三寶壟東北推進，搶佔中。停戰令頒布之日，荷陸軍司令作挑撥性的演說，揚言「必須繼續維持法律與治安」。他恐嚇，荷蘭增援部隊正在開赴印尼途中。印尼[illegible]在蘇島發表演說，指出荷軍[illegible]，我們一定予以反擊。他堅持要戰爭，但荷軍逼迫我們，我們必須[illegible]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日以前的位置，否則戰爭後果，應由荷方負全責。

（華盛頓訊）美國與英國於五日指令其駐印尼總領事與荷國領事組成安理會公正仲裁印荷糾紛之「調停」。另據荷蘭報導，台六[illegible]播稱：荷蘭與美國將於日內在荷「協商」解決印尼問題之建議。荷與美[illegible]勾結，圖使印尼事件之[illegible]。

魯省河務局指示
嚴防蔣賊氾濫陰謀

（新華社山東七日電）魯省河務局為嚴防蔣賊黃河氾濫陰謀，大汛，頃指示各縣，切實[illegible]，以便抗險。[illegible]沿河十里內之群衆，必須全力投入防汛工作，防止蔣特破壞，切實保護河堤險工及員工的安全。沿河防汛應加強防汛，嚴防蔣特放火，對渡口船隻及一切交通工具，應嚴加保護。沿河各縣治黃險工[illegible]，應抽調[illegible]之精幹公安人員做[illegible]，[illegible]恢復各地崗哨，[illegible]河險工處工人，並決定改善工人生活待遇，全月改用[illegible]，凡受蔣賊危害的工人，一律受革命工作人員待遇，[illegible]工已獲優待。

縣境黃河南岸胡家岸、塔溝子、道口一帶均被蔣[illegible]，北岸大堤各處亦受破壞，七月中，黃河險工處一次即被蔣軍炸毀三名、去年七月十一日起，並晝夜不停地搶修，[illegible]搶修，工程進行甚緊。該縣人民河防工程已組織成的河防隊，不顧一切危險，加緊搶修中。

冀魯豫沿河九縣
修堤突擊隊晝夜搶險

（新華社冀魯豫七日電）冀魯豫沿河九縣修堤突擊隊，日夜緊張搶險修堤，濮縣、范縣、昆山、壽張、鄆城等河防修復，[illegible]山至鄆北仲堌堆大堤已於廿七日大部修完。鄆沿河數十萬群衆現正冒蔣機轟炸，攜衣送石頭和物料。

蔣賊破壞中的崑山險工
余村

今年三月底，汛期，黃河南岸崑山[illegible]民主政府組織游擊區群衆，加緊修復大小險工，當時蔣賊七十二師一個營據著崑山，[illegible]河堤附近，整天四出抓捕堤工，蔣賊在附近一帶設下一個[illegible]，修[illegible]，被打死，沒辦法，你們便要修，[illegible]我不負責」。不久[illegible]，崑山十八[illegible]群衆紛紛[illegible]搶搶，群衆紛紛[illegible]，險工[illegible]，幾個縣當村公所[illegible]，崑山人民[illegible]隊，進行搶修，召開村民會，[illegible]村人又召開村民會，[illegible]名」。幸不久解放[illegible]渡河趕走大小蔣敵人，開始搶修，[illegible]動參加者達一萬六千人，大車七十輛，在幾天中，運石四千四百方，八十二萬斤，木椿三千五百根，完成土工十一萬方，擋住了桃汛大水，百萬生命財產得救。

修險工以防汛時，六月六日，蔣軍五十五師又來了，在小[illegible]下據點，大[illegible]，濟寶河到十里鋪以北見人就抓，民主政府只好組織游擊，黑夜[illegible]，[illegible]搶修，那裡險了，但[illegible]英林、許光才、徐春山等四人[illegible]搶修中被敵捕去，至今無着。當時[illegible]想起了二十四年黃河決口時，苦[illegible]日子，要做八年才回了，假若國民黨決了口，不但崑山，連東平、汶上、[illegible]等縣都要淹，八縣數百萬人均將無家，但他們完全落在蔣匪手中了。六廿[illegible]，渡河南下，打走了敵人，民主政府並又迅速組織修堤，要重新看到了「整」，大家說：「天哪，咱的軍隊又來了，咱能安心修堤了！」一萬多方，四金山一村，大，一區[illegible]於是各村獻石搶修，熱火朝天，[illegible]四千方，兩萬民伕，晝夜[illegible]，都拆來獻石了。[illegible]無險的小車，在全縣三分之二的幹部下領，里外可以聽到在十餘天內，運石七千五百餘方，土[illegible]四十五萬斤，打破[illegible]，十七萬斤，木椿四千五百根，作土工二十萬方。

但蔣賊破壞[illegible]，從七月一日起，每天飛機輪番炸掃，多至一天九次，僅七月十八日一天，敵機在[illegible]炸死民伕[illegible]等四人，炸傷[illegible]十八人，炸毀運石牛二十二頭，僅牛二十一頭，大小六輛，工程遭受巨大阻礙。一切蔣賊[illegible]一切的[illegible]，亦將集中於蔣賊。

嘴巴打下了據點
季林　維楓

附近某村八十多個翻身農民，在公推的參議[illegible]的領導下，大家設計要打下附近蔣[illegible]據點。[illegible]先出主意：「部隊用槍攻據點，我們沒槍用嘴巴」。大家充分發揮智慧，組織「戰鬥」，開始行動。首先在村裏開了[illegible]家屬大會，會上，農民三五成羣的和[illegible]家屬們談解放軍勝利形勢，指出蔣[illegible]無出路，並[illegible]民主政府和人民的寬大政策說：「除罪大惡極的[illegible]以外，別人回來，保證不殺，有罪的從輕處理。」卅多個蔣[illegible]農民勸說得動，嗚大哭說：「千錯萬錯主意，都要把人拖回來。」但蔣[illegible]後，于貴[illegible]和蔣記保安隊長已規定「沒有命令才准出門」，參議長[illegible]和農民們就又給蔣[illegible]想辦法。第二次，三十多個[illegible]帶上孩子老[illegible]……一齊到[illegible]據點，站崗的看見了[illegible]人，又想「除皮」「[illegible]」[illegible]都正在崗上吃酒打牌，就[illegible]，[illegible]跑進，各找親人，一時[illegible]角落裏都在哭哭啼啼泣，到[illegible]哭叫着「你不回家，我就死在這裏」。入夜，三十二個[illegible]回到村裏，向[illegible]自新。該點[illegible]除一[illegible]保安分隊外，自衛隊只剩了五[illegible]人，[illegible]，第五天終於逃往保安分隊[illegible]。農民們興奮地說：「我們[illegible]嘴巴打下了據點。」

小經理

趙樹理

小經理叫三喜，是村裏合作社的經理。說他「小」，有三個原因：第一是他年紀小，才二十三歲；第二是小村子的小合作社，只有一個經理和一個掌櫃；第三是掌櫃王忠瞧不起他——有人找掌櫃談什麽生意裏邊的問題，掌櫃常好說：「不很清楚，回來問一問俺那小經理。」說了就吐一吐舌頭做個鬼臉。

這三喜從小就是個伶俐孩子，愛做個巧活：過年過節，搭個彩棚、糊個花燈，比別人玩得高；說個話，編個歌，都是出口成章，非常得勁；什麽活一看就懂，木匠、石匠、鐵匠……缺了人他都能配手；村裏人都說他是「百家子弟」。因爲家窮，從小沒有唸過書，不識字；長大了不甘心，逢人便好問個字，也認了好多。不過字太多了，學起來跟學別的不一樣，他東問西問，數起數來，也認了好幾百，可是一翻開書，自己認得的那些字都不集中，一張上碰不到幾個：這是他最不滿意的一件事。

三喜入共產黨，只比他當經理早三天。這村是個自然村，只有四個黨員，算是一小組，附在行政村的村支部。八月間，村裏開鬥爭會，鬥爭合作社的舊經理張太，三喜出力不小，支部就把他收爲黨員。

原來這張太是個放高利起家的，抗戰以前在村裏開了個小雜貨舖。說是「雜貨舖」只是個名，常是問啥沒啥，實的東西比集市上貴一半，沒人買。張太根本不憑賣貨賺錢，就憑的是放債。村裏的窮人們，一到秋夏季和年關，都得到他舖裏去送利，窮人們談起家常話來，都說：「窮就窮到那小舖子裏，把咱的家當慢慢都給人家送進去了。」到抗戰時期，張太看風頭不對，把門一關，光收不放，幾個月的工夫就把收得動的債都收回去。一九四二年實行減租減息，張太就只剩了一些收不回的賬尾巴，送了個空頭人情，說「本利全讓」，有些人還以爲人家很開明，叫人家當本村合作社經理。人家當了經理以後，光人家一家的股本比一村人的股還多，生意好像又成了人家的，村人操縱錢的買賣幹，村裏人仍是要啥沒啥。村裏人對這事不滿意了好幾年，直到去年八月才又鬧起來。鬧起這事來以後，三喜還覺他總不滿，又是找幹部，又是找羣衆；發動羣衆，四家；搜材料，找證據；講道理、喊口號：天天有他，寫、編有他。鬥倒了張太，共產黨的小組長把三喜的積極活動情形報告了支部，支部就派這小組長去和他談入黨的話。這小組長才跟他一談，他說：「不是早就入了嗎？」小組長還只當是別人已經介紹了他，就問他「是誰跟你談的？」他說：「我不是已經鬥爭張太了嗎？」小組長說：「鬥張太怎麽就算入了黨？」他說：「鬧翻身不是共產黨的主張嗎？照着共產黨的主張做事，怎麽還不算共產黨？」小組長聽他這麽一說，知道他弄錯了，才給他解釋怎樣才能算入黨。解釋完了問他入不入，他說：「入入入，一鬥爭了這麽一回，連個共產黨員也不算還行呀？」

「衆人是聖人」。三喜自參加了這次鬥爭，共產黨看起他來了，羣衆也看起他來了。張太一倒，合作社就得補選經理。頭一天晚上提起選經理這事，每個人差不多都想到三喜身上，第二天一開會，還沒有討論，就跟決定了一樣。三喜一看這風色，一顆頭好像漲得有柳斗大，攏着兩隻手說：「不行！」可是也抵抗不住大家的「擁護」。他說：「我不識字」，大家說：「我兩口人識個日子，實在沒工夫」，大家說：「大家幫你生產」；他再沒有說的。

說「不識字」，說「沒工夫」，都只是表面上一個說法，實際上是他怕使用不了王忠這個掌櫃。王忠這個人跟張太是一夥，伺候了張太半輩子（從張太開放債舖到後來當合作社經理，都是王忠當掌櫃），村裏人說張太是嚴嵩王忠是趙文華。這次鬥張太，也捎帶了王忠一下，不過生意是張太的，沒有他的股本，他也只是穿綢衣保黑主，跟着張太得罪了許多人，自己也沒落下個什麽，因此大家只叫他反省了一下，沒有動他的產業，還叫他當合作社掌櫃。大家雖這樣決定了，三喜的思想上一時轉不過彎來，總不想跟這「趙文華」共事。再者三喜自己也不懂生意，又要向王忠領教，又怕受王忠的捉弄，因此不敢領這個盤。

大家選他出來以後，他去向支部提出困難，支部說：「羣衆既要你當，你就該克服困難，你起模範作用。」他說：「我幹不了」，支部說：「你看誰比你強些？」他想想，沒有。他說：「恐怕跟王忠合不來」，支部說：「你看換上誰合適就可以聘請誰。當經理有這個權。」他想想，也沒有——村裏識字的太少，沒有擔任別的工作的，只有一個王忠。說了半天，還得自己跟王忠幹。

三喜一上了任，王忠果然跟他搗蛋。在王忠思想上也轉不過來：第一、他雖作了反省，可是只作了個樣子，沒有想到跟張太得利他惹人是件不合算的事——沒有想到他是給張太當了半輩子狗，只是覺着張太是他的主人，張太倒了他再幹下去對不住張太，可是又怕羣衆說他仍然跟張太是一夥，又不敢不幹，幹着卻實在是一肚子不得勁。第二、他覺着他自己要比三喜強一萬倍，如今叫三喜當經理他當掌櫃，實在有點不服勁，總想看三喜的笑話。三喜上任那一天，叫他把以前的一段帳結算結算，交代一下。這在他本來是極容易的事，可是他偏不按平常結算的辦法來結算，事事叫三喜出主意。三喜說斷什麽貨，他就斷什麽貨；三喜說那宗賬，他就算那宗賬。三喜總算是聰明人，應想到的項目差不多他都想到了，結算得也還差不多，只是手續上不熟練，費了好幾倍的工。

他覺着王忠這人果然不好對付，跟支部說了幾回，支部叫他慢慢說服教育。可是天呀！王忠那能把他的話放在心上呢？爲了這事常常發了幾天愁，後來想着只有把合作社這一套弄熟了，才能斗王忠老實一點，從此便格外留心，有個把月工夫，卻也摸熟了好多，只可惜自己識字太少，賬本上認得完全靠王忠。

要學識，就得跟王忠學。他想要跟王忠說這話，王忠總要拿一拿架子，因此他決定不在王忠面前丟這個人，等王忠不在的時候，自己翻開賬本偷偷的學。王忠晚上在家裏邊睡，每天晚上他偷了賬點了錢，就把門上鎖了回去了。他覺着這門上一個鎖，就跟着王忠說合作社晚上不可沒人，自己要到裏邊睡，王忠就把晚上交了他。他當王忠每天晚上回去之後，就關起門來翻開賬本研究，因爲白天有過心，晚上倒能偷偷寫出點賬來。比方說白天入了一百二十五斤鹽，晚上找着了一百二十五斤這個碼，就能慢慢找出那一個是「鹽」字來。起先只是認字和了解賬理，後來又慢慢學着寫——把賬本上的字寫到水牌上，寫滿了就擦，擦了又寫，常是半夜不睡覺。

有一晚上，他正在水牌上練習一個「賬」字，寫了半水牌「賬」，有人在外邊打門，開開門跑進個女人來，是他老婆。他問「你半夜三更來做什麽？」老婆說：「來找你！你怎麽白天白天不回去，晚上晚上不回去？家裏就沒有事了嗎？」他說：「有什麽事？家裏少了你的什麽？」老婆說：「什麽也不少！就是少你！」他說：「不要鬧！快回去吧！我還有事哩！」老婆是個年輕娃娃，不懂他的，只是跟他嚷：「不！今天晚上你不回去我就不走！」說着就去奪他手裏的筆。他把筆舉得高高的笑着說：「我不會也不上回去，你不走也不會住下了？」他本來是說玩話，將要司客氣的跟他說：「你要我不放你住下，就住下，裏邊又沒別人！」說着就擁到他床上，賭氣說：「不走了！」他沒法，只好關住門，可是「賬」字還沒學好，又坐上寫起來，直寫到和王忠寫得差不多才睡。

半年工夫，賬本上用得那幾個字他學了個差不多。心裏有了底，說話就硬一點，對王忠讓就得就少一點。王忠不高興，就發起病來，一連三天沒到合作社。到了第四天，他去看王忠，明知道病是裝的，卻也安慰了一番，說：「你慢慢養着吧，不要着急，合作社的事情我暫且招呼幾天！」王忠見他不發急，也沒明其妙，心想「我且裝上半個月，看你怎麽辦？」可是真正裝了半月，也不見三喜發急，自己反而沉不住氣，搖搖擺擺到合作社去看。

王忠一進合作社，三喜裝得很正經的說：「好些了嗎？這幾天忙得也沒碰上去看你！」他也客氣了幾句就坐下了。他一坐下就想看看三喜這半月來在賬上鬧了些什麽笑話，順手翻開了流水賬，三喜還說：「你歇歇吧，不要看急！才好了些，斷清勞累了！」他一看賬本眼先吃了一驚。他看見這半月上不只沒有多少錯字，連那些糧食換貨物，現錢和賒欠……一切很複雜的賬理，一項也沒有弄錯；又翻了翻另外幾本，也都一樣，要說跟自己有差別的話，只是字寫得沒有工夫些。這一下他覺着以後再不敢賺價錢了，再要搗蛋就得滾蛋，滾出去便再沒有個發財的了（這合作社的經理是有報酬的）。他陪了半天，才搭訕着說：「我這一病就很了半月，身上心裏急得不得了，由不得人。我明天才來吧！」三喜仍然很正經的跟他說：「你看你身體要緊！不要勉強吧！」

自此以後，王忠果然老實了：三喜吩咐他幹啥，他就跟從前張太吩咐下來一樣，從沒有什麽價錢可講，每到一個月頭上，不等三喜說話就先把總結算的算出來；三喜見他轉變得好多，他也反而又客氣起來，對他也覺得比在張太手下痛快。

三喜把改造王忠這事報告支部，恰是支部也在鼓勵改造，就給他記了一大功。

一九四七、六、二七。

軍民之間

「孩兒們再好不能了」

鄭仁義

十四日的上午，我們幫助仁二毛虎開荒，吃午飯的時候，來了一個衣服襤褸的老太太，一到門前就親切地問：「孩兒們，你們回來啦，手上打泡了沒啦！」

原來她是貧苦農民常胡領的母親，專看我們來了，她如同見了親人似的傾吐着她家沒吃的，兒子不能在家生產，在興縣給人家攬月工，家裏留下她和媳婦，還有十三歲的孩子根鎖，沒吃沒穿，每天拾上些柴，熬上些高粱糊糊，她們想生產些連一畝好地也沒啦，只有人家不種的幾塊山坡地……

聽了她的敍述，更啓發了我們爲痛苦人勞動的熱情，殷龍章同志立即給了她一條褲褲，當晚又通過村幹部給他家調劑了一畝好地，第二天又幫助調劑了牛犋和四馱糞，並幫助下了種，以後又給開了三畝荒地。

十六日晚，她兒從興縣攬工病回來，肚子疼的不能吃飯，郭鎮勳同志就往返四十里到東村給買藥，喜歡得老太太見了我們只是說：

「孩兒們，對我再好不能了！」

副刊

武工隊長薛光

谷曼

沁縣某區武工隊長薛光同志，今年才二十六歲，共產黨員。不論什麽時候，只要有人向他報告：「敵人出來了」，他即不慌不忙的問道：「在那裏？有多少？」一問清底細，就很快的集合隊伍，向隊員們說着：「走，咱們打去！」

二月二十七日深夜，他們活動到沁縣城西北十里某村，羣衆見他們來了，驚喜異常，要他們去解救昨天剛被國特抓去的二十個男女同胞；敵人臨走時，抓走了八個男人，十二個女人），圍在北關村（城北三里）的碉樓底下，百般侮辱，逼問他們：「爲什麽不要他們每個人出石米麥子、十萬元？不出，就槍斃。」……薛光同志聽了非常生氣，一面安慰羣衆說：「不怕，我們一定想法把他們救出來。」一經過羣衆和武工隊員的偵察，第三天夜裏，薛光同志帶着全體隊員，去潛伏在北關村碉點，放出警戒後，薛光同志即帶領幾個隊員，翻過幾座高大圍牆，將營子上的鐵鎖撬開，薛光同志先進去，從被難的羣衆喚醒，領着八個男人和十二個女人，從營子底下，悄悄地走了出來，回到村後，羣衆看見救自己的武工隊同志，落出了感激的淚。

救出被難羣衆後，他又和縣幹部王……提出一個佈告：揭發該村偽長劉文英爲匪罪惡，並警告：「如再向羣衆胡作非爲，留心你的腦袋。」武工隊員就把這張佈告貼在北關村偽村公所的牆上，偽組人員看見後，心驚膽怕。

三月二十五日，他領着武工隊在平遙路上截住了八輛運貨的大車，其中也有老百姓的，他大聲高喊：「老百姓不要跑，咱們是自己人！」……他不准動羣衆的東西，羣衆就不由得興奮的喊：「八路軍是咱們的隊伍！」

但是不幸得很，像這樣一位堅持對敵鬥爭、愛護羣衆的英雄，卻在前不久的一次戰鬥中，爲了掩護羣衆，被敵人兩面夾擊，他英勇的犧牲了，但他的名字將和他創造的事蹟，永遠活在人民的記憶裏！